

# 念父親·憶童年

王靜芝

## ——王錫鈞將軍逝世二十週年祭

(本文插圖刊第133頁)

民國五十五年二月二十日，記憶中那難忘的灰暗清晨，任由圍繞在床側的子女幼孫，聲聲啼喚，喚不醒昏迷中的慈顏；那悲慘的情景，清晰如在眼前，却轉眼已整整二十個年頭了。

### 怒潮澎湃入伍黃埔

父親譚錫鈞，字克廉，民國前六年誕生於湖南省寧鄉縣城。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於廣州，父親聞風興起，少壯從戎，以十八歲的青年，入伍黃埔軍校第一期受訓。自獻身革命陣營，歷受黨國陶育，經東征、北伐、剿共、抗日諸戰役，二度負傷。終生服膺領袖，效忠主義，刻苦奮勉。每以曾親聆中山先生講解三民主義與革命理論，為畢生最大的榮幸。

父親體健，膚白，美丰儀。曾聽父親談起北伐受傷時戲謔護士的一段趣事。當年子彈是由腿部膝蓋處射入，那時的醫治是將整條腿用夾板夾牢，再以磚頭墊好吊直，行動自然不便，凡事都得依賴護士為之服務。病床邊放着一個小鈴，搖一下來男護士，搖兩下來女護士。十八歲的青年，仰慕少艾，總是搖兩下鈴的時候居多，叫煩了女

護士，總不見到來，於是一陣亂搖，慌得男女護士一齊奔到。惱了護理人員，將鈴收去。父親講完，輒哈哈大笑。事隔幾十年，仍能想見當年頑皮的情景。

### 留守安慶抵抗敵軍

七七抗日戰起，父親親職安徽省保安處處長，兼警備司令。童年記憶中最深刻的是躲警報。母親爲了怕躲警報時小孩失散，每個小孩都有一個小包袱，寫上姓名住址，各自背負，包袱內有換洗衣褲一套，和加了糖炒熟的麵粉，謂之「麵茶」，必要時可以暫解饑寒。

家中後院挖掘了一個簡單的防空洞，上覆蓋鋼板，內裝手搖電話機一架，以備父親在必要時可以對外通話之用。因爲洞中潮濕，電話每每搖不通的時候居多。當年敵機轟炸投彈時，必須降低飛行高度，我曾不知厲害，不肯進洞躲避，站在防空洞口，看到降低了高度的敵機，兩翼下清晰的太陽旗，真像張嫂腿上貼的紅布狗皮膏藥。只聽到一聲長長的尖銳的嗚的一聲，緊接着是炸彈破空觸物的轟隆巨響，劃破長空。

父親奉命留守安慶，抵抗敵軍，捍衛長江險要。母親帶着我們五個子女，和同仁的眷屬婦孺，避難四川。當時民間逃難已十室九空，難覓到交通工具，萬般無奈中，以小炮艇生火，護送到九江，轉搭民生公司的輪船，經宜昌，渡三峽，直抵四川萬縣。聽船上人說，小孩子在船經過三峽時必得清醒，不能睡着，否則山上老和尚會將小靈魂收去。幼妹長根，年甫週歲，到了萬縣不及兩週，突發高燒而夭折了。正是船經過三峽時睡着的，不無巧合。現在想想，可能是長根妹年幼體弱，經不住長途跋涉，受了風寒而得了急性肺炎之故。

在萬縣住了半年，記得房東老先生以紫銅鍋熬煮鴉片，瀘過黃色的粗草紙，而香氣四溢。二弟健之，時年三歲，患腹瀉多日，已到脫水危急現象，鄰人教以可將鴉片煙由大人吸取後，噴在患者口鼻中。健弟竟因此得救，霍然痊癒。

### 二渡三峽再次入川

日軍渡江，京滬棄守，父親在萬難中脫險，到了漢口。母親又帶了一羣幼雛，再經三峽與父

親團聚。

雖然兩次經過天塹之險的三峽，幼小的記憶中却沒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。只記得船經過急灘時，兩岸有不少繃夫，拉着好粗好長的繩子，遙相呼應，船被拉着前進。

到了漢口，住在揚子江大飯店，第一次乘電梯，很覺新奇。在漢口短暫停留，即乘火車，經常德到了長沙，我們兄弟算是初履祖籍，印象却很模糊，小腦袋中，只有初坐火車的新鮮感，和長沙八角亭的各色吃食。長沙住不久，即往貴州過遵義，途經聞名喪膽的「吊屍岩」，由陸路再次入川，直抵山城陪都重慶。

戰時內陸公路多為黃土砂礫山路，車行其上，塵土蔽天，碎石擊着車底，叮噠有聲。露宿公路邊，行人告以山上時有老虎下來突襲，大人心驚，我們小孩子坐在鋪着被褥的車廂中，吃着零食，整日嬉戲，不為所懼，真是少不更事。

### 北碚小鎮幼妹誕生

鄰近北碚的歇馬場，是一個樸實的農村小鎮，相傳三國時代，劉備路經此地，因下馬休息而得名。為了疏散，戰地黨政委員會一部份人員在此辦公，父親亦是其中的一員。

戰亂中，我在此進了小學，學校設在一座規模很大的廟宇中。大殿利用做為教室，神像就在座位旁邊。班上有年紀大我們很多，而且結了婚的同學，常是我們這羣幼童戲謔的對象。小鎮三天一小集，五天一大集，百物雲集。鄉下人趕集是上午賣出自家的貨物，下午買進自己所需要的

物品，交易價款都在雙方袖籠中，用手指談定。

我們最關心的事是跟隨家人去趕集，吃着零食，看着雜耍。幼妹詠芝在此小鎮誕生。戰亂中天損了二個弟妹，父親中年再得幼妹，很是喜悅。

### 一家分住三個地方

民國三十二年，父親奉調陸軍大學政治部主任，獨自住在離青木關不遠的山洞居所，母親帶着弟妹仍居住在歇馬場。小鎮上沒有中學，父親帶我去小龍坎改入中正中學住讀，一家人分住在三個地方。

中正中學以軍訓方式管教學生，聽號音上下課，內務整齊劃一，被蓋疊得棱角分明，吃的是幾百人的大鍋飯菜。我現在整理家務，簡潔迅速，吃東西從不偏食，是軍訓管教下的成果。

抗戰後期，重慶報導空前慘烈的大轟炸，一日數驚，每每在深夜睡夢中，聽到警笛長鳴，起床集合，躲入校中的防空洞中，落彈轟隆之聲，不絕於耳，懾人心魄。次日清晨尤能看見樹枝上掛着殘缺的肢體，怵目驚心，慘不忍睹。

一月一次的歸宿假，是每個學生最盼望的。如回母親住處，必帶回兩罐吃食，一罐是芝麻加糖炒熱了的麵粉，以備晚自習下課後沖開水宵夜，另一罐是加辣椒粉和鹽熬熱的豬油，挖一匙拌入滾熱的大鍋飯中，又辣又香，可以吃上一大碗。假如是同父親住處，父親可就忙了。先是吩咐伙房加菜，大塊大塊的紅燒肉夾到碗裏，給我打牙祭，增加營養。再就親書「女士用」三個大字的紙條，貼在一張草席上，掛遮在公廁的一角，

做為我臨時的衛生間，因為辦公處全屬男性。傍晚返校，搭公車費事費時，班次少，趕不上晚自習是要記過的，父親為此，總囑咐一個老成的勤務兵，提一個可折疊的紙糊燈籠，螢螢之光，抄小徑走山路返校。山中常有打柴挖煤的青壯少年走過，想到現在，深夜單身女性不敢獨自乘計程車外出，很是感慨！當年人性古樸純厚，很是懷念。而父親的悉心良苦，養育之恩，昊天罔極。

二弟健之時伴父親住在任所，每當我歸宿，姐弟倆剝着我帶回的磁器口的小花生，粒粒香酥脆爽。鄉間遍地野花，白天我們捕蝴蝶，晚間捉蟋蟀，一瓶瓶、一罐罐飼養着，擺滿房間的每個角落。晚上共宿在父親的書房中，小弟頑皮，常將熟睡中的我，用繩子把雙腳捆在床槓上，我每大呼小叫，驚醒了鄰室的父親，披衣探視。

歲月無情，時光飛逝，歡樂童年難再，健弟已步入中年，兩個兒子都已進入大學就讀。而我亦子女成人，兩鬢飛霜了。健弟畢業於海軍官校，馳聘海疆，捍衛國土，六十九年因救助澎湖輪脫險，使船上三百餘位自強戰團營學生得以平安脫險，獲選為當年的國軍英雄——軍人最大的榮譽。父親泉下有知，定當領首含笑。

### 成都軍校峨眉風光

民國三十四年春，父親改任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，回到母校服務，學家遷居到素有「小北平」之稱的成都定居。

陸軍軍官學校校本部設在市區內的北教場，

校區佔地廣闊，建築雄偉，其他各級學生，分駐在成都近郊四鄰。每當校慶慶典，南北東西教場學生齊集，盛況轟動全城。

政治部管轄全校康樂活動，主辦黨軍日報社和血花劇社，血花劇社分話劇社與平劇社。當年在後方，各學校及部隊中，盛行演話劇。而血花話劇社網羅了不少影劇界的成名人士。健弟曾以童星姿態，與青春玉女明星路明同臺演出「勝利號」，成績不錯。國劇社更是角色齊全，如現在臺灣的哈元章、周慧如均曾在該社演出。記得有一位銅錘花臉，叫做龍江客者，個大音壯，嗓音宏亮，勾起臉來很是威武。每逢慶典及領袖蔣公中正壽辰，都有精彩的演出。蔣公蒞蓉巡視，晚會中，父親陪侍蔣公端坐正中，我們小孩子分坐在兩側的小板凳上，吃着蛋糕、糖菓，陪侍着一同觀賞。

成都古稱錦城，亦名蓉城。沃野千里，為一富庶的大平原，古稱「天府之國」。近郊名勝古蹟很多，如武侯祠、草堂寺、青羊宮、少城公園、望江樓。而華西壩上，一度曾擁有撤退到後方上課的八所大學，學生多以腳踏車代步，朝氣蓬勃。

成都的住屋，多為三進或五進的深宅大院，大門口僱一位照看門戶的老年人，白天坐於門前，夜晚宿於門簷角樓上。從前沒有電鈴的裝設，只有以人工日夜照應進出的住戶，謂之「看門大爺」。門樓寬敞，可以並列停放兩部汽車，也是擔擔麵歇腳的好所在。成都的擔擔麵，是沒有店舖的，挑着一付擔子，兩端有爐火、各種調味材

料和兩隻長板撈，沿街叫賣，見着大門樓，或遇着下雨，歇下擔子，招攬生意，故叫做「擔擔麵」。

成都的小吃真是種類繁多，甜鹹雜陳，每一回想，頓覺口水滿嘴。春熙路邊的「賴湯圓」，北門口的「麻婆豆腐」，焦家巷口的「烤紅薯」，長順街中的「吳抄手」，還有甜辣隻隻如白玉之質的「紅油水餃」，及薰滴的「兔兒肉」。當年我就讀成都省立女中，「吳抄手」的店舖就在學校右邊的巷口。四川人所謂的抄手，即是南方的餛飩，臺灣叫做扁食的。「吳抄手」店中只賣抄手，不賣別的麵點。抄手分紅油、清湯、原湯三種。紅油者沒有湯汁，拌以辣油、甜醬、蒜泥，香滑甜辣，非常開胃。清湯為麵湯加上調味料，原湯則是純鷄湯，上浮着隻隻飽滿如雲朵的餛飩，既營養又鮮美。我和兩個弟弟都在學校住讀，每次歸宿回家，父親總多給零用錢，囑咐帶領弟妹去店中吃一碗原湯抄手，以增營養。至今仍回味那鮮美與嫩滑。

成都另一特色，為茶館很多，猶如臺北市出租錄影帶的店家，一條街有好幾家。一個虎頭灶，五六個火口，每個火口上放着一個大銅壺。近鄰的住家所用的熱水和吃的開水，都就近以事先買好的一串串木牌去換取，非常方便。記得我們家就是這樣買熱水應用的。茶館中有小販兜售各種零食，還有一種平時少見的長嘴煙桿，公師裝煙點火，隔着桌子伸過來，供茶客抽吸，吸幾袋煙收幾袋的錢。公師沖茶的技术更是一絕，妙在身段招式俐落。只見他一手提着一壺沸騰的滾水

，一手拿着茶具，用手一撒，茶碗、茶蓋、托盤，排列整齊。手提着大茶壺，一波，二波，三波，用鳳凰三點頭的手法，直沖而下，妙在杯杯飽滿，滴水不溢，恰到好處。紳們調解糾紛，買賣人談生意，多半在茶館中進行，邊喝着茶，三言兩語就能排解紛爭。

民國三十六年夏季，父親帶著我和健弟及友人，暢遊峨嵋山。一行二十多人，行程五天，經樂山直抵山腳下的報國寺，改乘滑竿，經清音閣、洗象池、九老洞，直上金頂。沿途重山疊嶂，綠蔭如海，雲霧迷漫中，滑竿穿梭其間，雖山澗小徑，却健步如飛，我雙腳蹬緊橫槓，雙手握牢轎竿，懸空下望，但見白雲悠悠，真是心驚膽顫。

峨嵋山為我國佛教聖地，那真是三里一小寺，五里一大廟，大大小小的寺院何止上百。廟宇或清雅，或宏偉，多半供奉騎着大象的普賢菩薩，為一般寺廟所少見。九老洞中有佛牙一枚，長尺許，我們曾留影為念。

山中經年寒冷，而山路崎嶇，唯盛夏解凍後方可下山，採購食物和日用品。山高樹茂，沒有避雷針的裝設，常見被雷火焚毀的寺廟，菩薩露天供奉，僧侶再千辛萬苦的下山化緣重建。很難想像，一木一石，往崇山峻嶺以人工搬運上山，修建了規模不算小的廟宇，想來那就是世人所謂的苦行僧了。

盛夏中的金頂，仍然寒冷，廟中和尚仍身披羊皮襖。廟旁有木架搭的平臺，延伸數尺，下臨懸岩，深不見底。據和尚說，在晴朗的月夜，俯

看岩下，有綠的人士，可看見一個圓環似的佛光，和一盞盞飄浮的佛燈。以現代科學眼光看來，極可能是谷底深淵有水潭，月光和星辰照射下的光影，却成了峨嵋山頂的一大奇景。在山頂留宿的當晚，我突然發覺發冷，呻吟一夜，嚇壞了父親，天亮即行下山。現在想想，多半是高山上空空氣稀薄，呼吸困難，所謂的高山病罷了。

### 一生戎馬熱愛國家

赤禍橫流，中原板蕩，神州陸沉，政府遷來臺灣。三十八年底，父親奉命來臺，接任陸軍總部副總司令職務，旋以國事嫻暢，改任國防部高參室副主任。我們一家遂在臺北定居。

隨政府撤退來臺的忠貞將領，中樞眷念忠勤，特成立國防部高級參謀室，先後報到的高級將領達三百多人。他們過去都有多采多姿的赫赫功勳，自大陸變色，追隨領袖來到臺灣，痛定思痛，孤臣孽子，內心都有一把辛酸淚，父親居間協調宣釋，忠誠輔助，以期無隔閡與貽誤。數年中與同仁完成領袖交付研究的法令與規章多種。

在復興的基地上，父親澹泊自甘，安於簡樸的生活。我們五姐弟在雙親的撫育下，漸次成長，完成學業，先後婚嫁。孫輩們相繼誕生，父親做了祖父，週末假日，時常來往各子女的家中探視，為最賞心的樂事。

民國五十四年春，父親蒙先總統蔣公調赴國防研究院第七期受訓，結訓前夕，復承奉派率團至東南亞考察訪問，半月而歸。暢敘國外見聞，神情愉快，不知疲憊。五十四年年底，以法定限

中外文庫  
之三十七

# 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。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。

齡退伍。父親一生戎馬，熱愛國家，效忠領袖，或專軍旅，或領警政，或主政工，或參帷幄，均恪遵「親愛精誠」的校訓，不矜不伐，善盡其職責。父親體格素健，平日連傷風感冒都少見。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突發覺糖尿指數偏高，乃憂傷國是，落落寡歡所致；其後復因一次意外的刺激，哀傷逾恒，突患腦溢血，及併發心臟、腎臟等症，昏迷十二日，羣醫束手，回天乏術，於民國五十五年二月二十日清晨溘然長逝三軍總醫院，享年僅花甲初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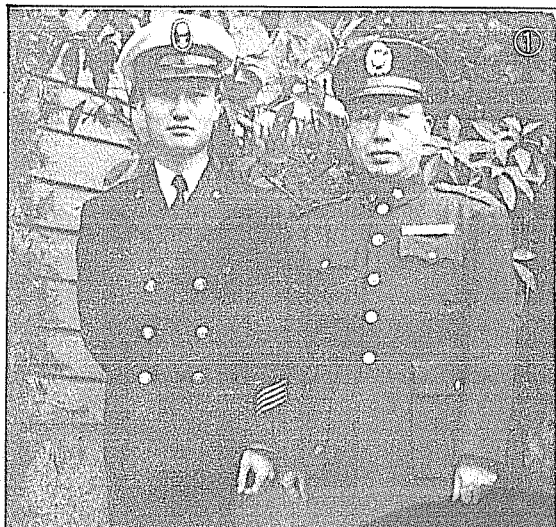
### 樂居天國澤被子孫

啊！爸爸，緬懷童年，追憶您的恩澤，不禁熱淚盈眶，悲不自勝，才真正體會到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的悲切！難忘您病中凝視我的眼神，是那麽淒楚，那麽關懷與掛心，我知道您有不少話要交代我，却舌頭僵硬吐不出一言半語。當您昏

迷了十多天，突然醒來，睜開眼瞠視圍在床前的子女兒孫，我多麼驚喜，以為您已戰勝病魔，突破難關，萬想不到只一瞬間，您畢竟捨下我們而去。我抓住醫生的手求救，却抓不住逝去的生命，一切是那麽突然得令人難以相信，就這樣在懵懂中失去了我最慈愛的父親。無知的喜悅瞬間成空，永生的悲慟無盡綿長！

二十年了，沒能再見到您的音容笑貌，多想時光倒流，再能依偎膝前。

兩年前母親以八十一歲高齡，無疾而終，葬在您身旁預留的墓穴中，永伴長眠於青山翠谷之中。爸爸！願您安息，與母親樂居天國。您的一生，俯仰無愧，上報黨國，澤被子孫，我們沐浴在您的慈愛中成長，受您諄諄教誨，一生受用不盡。我們分享您的澤蔭與榮幸，而您為人處事的哲理，將永遠長存在子孫的心坎中，如同煦煦陽光，永遠，永遠普照着我們。



① 王錫鈞將軍與二公子健之。

② 王佑之、王健之兄弟結婚與證婚人何應欽上將合影。右為王錫鈞將軍。

③ 王錫鈞將軍與家人合影。(文見58頁)

